

微笑

在日常生活中，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朋友，每當我們從舒適溫暖的被窩醒來，準備迎接美好的早晨時需要它；不論是與熟悉的刎頸交或初次見面的陌生人打招呼時也需要它；有時因比賽得名或是在學業、事業等方面備受肯定而滿心歡喜時更是需要它的存在；甚至在拒絕別人的邀約或是心情鬱悶時，只要有了它的出現，當下的氣氛宛如最佳的化學調和。而這個奇異且特殊的朋友就是「微笑」。

談到「笑」這個字，除了微笑之外，想必許多人會提到哈哈大笑、苦笑、傻笑、嘲笑等各式各樣的兄弟，但對我而言在這些兄弟中最喜歡的一個就莫過於微笑了。如果說到哈哈大笑，彷彿在日正當中的下午的一球冰淇淋，對於那種稍縱即逝的快樂，起初懷抱著無限的喜悅，迫不及待要與人分享，最後卻因得意忘形，導致樂極生悲，而快樂更無法長久留存。接著講到苦笑，猶如做了一個不切實際的夢，不但是虛假的讚美，更是對別人不尊敬的表現。談起傻笑，或許此時心中想起了有趣的事物而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，卻因別人不知道我們在想什麼，而有種神秘感，甚至在重要場合傻笑也是一種輕浮的表現。然而，嘲笑則是一把刺進心裡的劍，它不但會使對方傷心，更是化友為敵的武器。對於這包羅萬象的笑，只有微笑不會太強烈與粗俗，只有微笑有那種高雅、莊重的隨和，也因為從嬰兒到老年人臉上都掛著那一抹微笑，因此也只有微笑有那樣純潔的品味。

微笑也是傳遞心情的最佳工具，在我治學又兩年的人生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微笑也是如此。回想起十歲那年的一個星期三，原本應一如往常的在下午上完數學課後開心回家，享受美好的午後時光。沒想到一切都變了調，那時因忌妒最要好的朋友獲選代表班上參加朗讀比賽，因此在全班同學面前發怒，不但沒有為他加油，還摔壞了物品，更引發了想要與其他同學一起回他們家的幼稚念頭，直到在師長們的安撫之下，最後才與母親離開學校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的情緒依舊尚未平復，雖然以往從學校返家的這一刻鐘時間，我們母子倆總是有說有笑地談論在學校發生的事情，但此刻我們一句話也沒說，直到返家後，情緒逐漸平復，母親才和我談起當時發生的事情，也期勉我成為一位樂觀且能勝不驕；敗不餒的孩子。當下我雖明白了此事件的錯誤與她的教誨，卻不知為何當時只有沉默與微笑。直到七年後的現在，我終於明白了這抹微笑裡面隱藏了對當時叛逆的我之期許、關心與是愛。

此外，微笑除了親情與愛之外，也是充憐憫與感動的。前年六月，幾百張年輕面孔帶著微笑與喜悅的心情參加了八仙樂園的派對，沒想到一時之間爆炸就此發生，這些臉龐的微笑也被一道到的傷痕取而代之。對於這些無辜的病患及家屬們，雖然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怨恨與無奈，但許多人臉龐依舊掛著一抹微

笑。這微笑就如同化悲憤為力量，這微笑或許也代表了可貴的親情與友情，這微笑更是彼此之間加油打氣、增強信心的能量。也因為這一抹抹的微笑，使這些少年們成功對抗病魔，再次活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。

不僅如此，微笑不但是世界通用的語言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更是國與國之間的橋樑。每當台灣國慶日舉行宴會時，各國大使和代表們必定會贈送的禮物除了一句生日快樂之外，就是一抹燦爛的微笑；當各國元首齊聚一堂為了特定的組織或是議題開會時，不論此兩國關係如何必定會做的兩個動作就是握手與親密的微笑；在奧運、世大運等國際運動競賽中，即使賽場上雙方充滿著敵意，比賽開始和結束時依舊會給予對方一抹甜蜜的微笑，而微笑也成了打破文化、種族、宗教信仰的最佳媒介。

期許我們能無時無刻將微笑掛在臉上，不論處於順境或逆境；不論遭逢人生的高峰與低谷，都可時常保持微笑與正面的態度面對。即使遇到厭惡或不順眼的人，也可試著將批評轉換為鼓勵，苦笑與嘲笑轉換成微笑，讓這些人成為知心好友。最後也希望我們在別人遇到難關時也能感同身受，互相透過微笑給予最直接的支持與鼓勵，一起與「微笑」這個朋友共度人生的每一刻。